

"80后"批评家文丛

周明全 策划

陈思和 主编

一眼集



金 理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80后" 云南人民出版社
隆重推出
批评家文丛

一眼集

“80后”批评家文丛

金理 /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眼集 / 金理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 11

(80后批评家文丛)

ISBN 978-7-222-11236-0

I. ①一…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731号



策 划: 周明全

责任编辑: 文艺蓓 苏映华

装帧设计: 马 滨

责任校对: 刘 焰

责任印制: 洪中丽

一眼集

金理◎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 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云南人民出版社地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 邮编: 650034 //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787×1092毫米16开 // 19.75印张 // 310千字 // 201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2-11236-0 // 定价: 38.00元

总 序

陈思和

我先声明一下，这套丛书的策划者不是我，而是几位年轻朋友。今年5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开会，周明全和刘涛来访，说起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一套“‘80后’批评家文丛”，书稿已经齐全，想请我当一个现成主编。这样的情况我很少遇到，以前凡是我挂名做主编的丛书，质量姑且不论，一般都是我自己组稿或者策划的，很少有这样现成的主编挂名于封面之上，我会感到不安。但是这套书的情况比较特殊，其一是青年人的书，尤其是“80后”的文学批评家，目前大多数都在高校里艰难地挣扎奋斗，文学批评也不是什么畅销书，我有机会支持，一定会尽些绵薄之力，这符合我在工作中一贯的追求；其二，这里所选的八位青年批评家，至少有四位是我熟悉的青年朋友，其他几位的文章也常见于报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所以，我犹豫一下也就答应下来。原来想，虽然不是我主动策划编辑的丛书，但我可以通过阅读文稿，为丛书写篇导论，尽些主编的义务。不过这个念头很快也被打消。当我读周明全的论文集《隐藏的锋芒》电子文档时，读到了其中一篇《顽强而生的“80后”批评家——兼论当代文学批评的流变及“80后”批评家个案分析》，写得很全面又到位，深得我心。我觉得就是为策划这套丛书而写的，里面论及的几位青年批评家的作品，也都收入了本丛书。因此，我以为明全这篇论文才是本丛书绝佳的序文。我建议他不妨拿出来印在丛书的前面，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导论。

于是，我似乎也可以不必费时去另辟蹊径，写什么导论了。

不过既然答应了担任主编，总还是要说几句话，这些话也是现成的。前几天中国现代文学馆所聘的第二批客座研究员，在复旦大学举办一个

“新世纪文学教育”的研讨会，我被邀在第一场做了主题发言。起先并没有做专门的准备，可是听了前几位发言者话题中屡屡讲到“学院派批评”，我有感而发，谈了一些自己平时所感所思的问题。因为没有草稿，现在回想也记不清楚当时的具体论述，只能把大致的意思在这里再说一遍：

“80后”的批评家，大多数都来自学院，受过专业教育，具有高等学历，也有很多批评家毕业后依然服务于学院。那么，是不是他们的批评，都是学院派批评了呢？

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意义，与以前相比，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权力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文学批评来体现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批评阵地主要是作家协会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当时的批评家，主要也是思想文化部门的领导和管理者，他们肩负着舆论导向的责任。他们的批评体现了权力的声音，批判和赞扬，都决定了作品、甚至作家的具体命运。这种权力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逐渐改为奖励机制的舆论导向策略，批评本身渐渐式微，不再有多大的威慑力量。现在经常会在各种场合听到所谓“批评缺席”“批评被边缘化”之类的抱怨，其实这何尝不是好事？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批评从来就没有缺席过，只要看我们的批评梯队已经从50年代生人到80年代生人一代一代地成长，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不一定讲得清楚每一年代生人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但是在当代批评领域则是清清楚楚的，高校学院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就是一个生生不息的人才源泉，当代文学的教学、研究、阐释，以致近年来国际汉学的重心也朝着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现象倾斜，文学批评的专业刊物运作、围绕文学作品的学术研讨，都在正常地进行发展，为什么就“缺席”了呢？事实上，我以为“缺”的，不是批评本身，而是长期以来把批评与权力意识形态挂钩而形成的批评家的“权威”、批评背后的话语“权力”以及对作家指手画脚，并掌生杀大权的“领导”身份。“批评家”的特殊身份已经丧失，批评家只能回到具体的民间工作岗位上，做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走向正常和自觉的前提条件。

随着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发展和大学学位教育制度的完善,文学批评逐渐向两大模块转移,形成了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模式。在“文革”以前,媒体只是权力的喉舌,学院是被改造的对象,基本是不存在纯粹意义的媒体批评和学院批评的。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不同,媒体背后不仅有权力的背景还有商业的背景、利润的背景,媒体的声音就变得复杂诡谲了。媒体批评当然不能排除权力意识形态的导向,只是其作用更为隐蔽,表面上呈现的往往是商业利益作为推手。媒体批评呼风唤雨,左右了社会的一般舆论导向。而学院批评又呈现出另外一种面貌。严格地说,学院派是不介入一般媒体层面的,学院批评的主要场域在大学讲堂、学术刊物和高端会议论坛,言说的对象是学生、同行和专业人士。很多人批评学院派讲究论文规格、专著等级、刊物品质以及玩弄概念游戏,这些表面上为人诟病的症状,恰恰是学院派企图保持专业独立性和拒绝来自社会媒体(包括隐藏其后的权力)诱惑的努力,学院派以艰涩繁复的行规来维护知识的纯洁性,与媒体批评划清了界限。学院派不是不关心当代文学的现实意义,而是通过理论解读和文本阐释,在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大众性、现实性以外,另外建立一个批评的行业标准体系。学院批评仍然是建设性而非自娱性的,不过它追求的是在更为抽象层面上与作家以及同行们的精神交流,它是利用作家作品的材料来表达对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看法,它以不随波逐流、清者自清的态度形成了冷寂、沉稳、独立而博学的各种学派,它与活跃在社会大众领域的媒体批评正好形成了两种互为照应的批评声音。

媒体批评与学院批评的区别,不是以批评者的身份来决定的。不是说,有了一张高学历的文凭就戴上了“学院派”的桂冠,也不是说,一个从学院出来的批评家发表的意见都是学院派的声音。所谓学院批评还是媒体批评,主要是看其批评的环境。学院的批评家自然是应该在媒体上开讲座,写书评,在各种新书发布会或作品讨论会上发表看法,但这个时候他并不代表学院批评,更不能以学院派自居,他仍然是以一个媒体人的身份在对大众说话,依然是属于媒体批评。我从不反对学者利用媒体向大众传播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把自己的学院背景彰显出来,尽其可能抵制商业社

会中权力与利润对媒体声音的双重制约。尽管这种努力可能收效甚微，但仍然不失为自己的声音。其实我对这样的声音也是迷恋的，并且一直在实践中尝试这种声音在现实社会中发展的限度与可能性。我也不反对学院批评利用媒体对当代文学发出尖锐批评，但既然是带了学院的背景从事批评，那就要使批评尽可能具有独立的学院立场和说服力。——说到学院立场，我还想扯开去说几句，由于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如果学院批评家要做一个自觉的人文知识分子，走出学院，走进社会也是必然的实践，但他所面对的环境就变得极为复杂，要在权力与商业双重制约下的媒体发出第三种独立的声音，要在介乎学院与媒体之间的第三种途径进行探索实践，并不是充满鲜花的途径。年轻的批评家们怀里装着高学历的证书，满腹经纶、满志踌躇，企图走上社会舞台，拨动媒体风云的时候，我建议先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你是有可能利用媒体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也有另一种可能，你被媒体利用和改造，你的貌似独立的自己的声音，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与利润共谋的工具。而后一种结果，在今天的浑浊暧昧的媒体文化中，绝不是杞人忧天。

关于学院批评的种种特点，包括学院派批评自身存在的问题，在这篇短短的序文里是说不清楚的，不说也罢。我说这些话，放在一本青年人的书的前面，似乎有些煞风景。但这是我今天面对社会文化的现状，真正想说的话。对于“80后”批评家的前景，似乎已经不用操什么心，很快会引起各方的关注和热捧，名利对于他们来说，不过是一步之遥；但是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真正所要追求的目标来说，可能还任重而道远。

2013年6月23日于海上鱼焦了斋

自序

本书收入的这些长短章，最近的一篇写于去年，最早的则要推到十年前，大概真是所谓“少作”吧。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向浩瀚的文学星空所投去的第一瞥，此即书名“一眼集”的题中之意。

收入本书时基本上保留了文字原貌，其间的幼稚、贫薄自不待言，同样自不待言的是，之所以这些幼稚、贫薄的文字还好意思拿出来示人，多少有点“敝帚自珍”的意味。这个时代阅读的情性空前膨胀。在这样的时代里读书，我经常 would 想起尼采，想起尼采说哲学家须有“初次（有创始性地）看察事物”的特性，“他不让种种观念、意见、书籍插在自己与事物之间，他的天性未受俗见的污染，他永远保留着看事物的新鲜的第一眼”（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个好的读者同样应该具备以“新鲜的第一眼”看待事物的能力，就好比努力葆有“初心”。本书以“一眼”为名，尽管内中收入的文字幼稚、贫薄，但总算存着这份自警、自勉的意味。

当然，尼采还说过，没有赤裸裸的现实，只有不断被解释的现实。现实一旦进入人的视野，就不可避免落入纷纭的“观念、意见”的网络之中，它们还会按照各自的权力关系结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的循环”，永葆“新鲜的第一眼”何其困难，没有人可以宣称自己是从“白板”开始面对生活、世界的。倡导“新鲜的第一眼”，即就是说我们至少可以尽量拒绝陈词滥调和僵化的文学教养灌输的符号，从文学的“名教”中逃离，重新置身于“陌生”的文学世界中，置身于新鲜的具体事物中。文学阅读应该是创造的、个体的、直接的，在时间中开放、流动，目击本源，“语语都在目前”……

2013年4月30日



总 序 // 1

陈思和 // 1

自 序 // 5

辑一

“到处去跑”的贾先生 // 002

“爱”与“岗位”

——记我眼中的导师陈思和先生 // 005

一言何以成新说

——关于文学史理论“共名与无名”的学习札记 // 013

站在“传奇”与“诠释”反面的沈从文研究

——评张新颖《沈从文精读》 // 032

“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力

——关于郜元宝及其《小批判集》 // 044

以心求心

——我对周立民人与文的理解 // 052

目录//contents

辑二

《章太炎的白话文》读书札记 // 063

“清新而自由的风”

——读《咀华集》 // 069

汉园里的青春

——读《断章》和《画梦录》 // 076

乡村骚乱剪影

——读《樊家铺》 // 084

“流动而不凝固”

——读沈从文的几封书信 // 088

“老大”与“大少爷”：施先生的面影 // 096

辑三

个人·时代·民间

——2003年下半年《上海文学》（7—12月号）中短篇评议 // 103

纯文学果真丧失了社会担当的可能么

——一组小说阅读笔记 // 114

疏离与返回

——论《是谁吃了豹子胆》 // 121

两封关于小说的书简 // 125

乡土诗意的可能性 // 132

温情主义者的文学信仰

——以迟子建近作为例 // 142

地窖中的历史与文学的个人

——论《第九位寡妇》 // 152

“小世界”和“嬉游”

——读《小土孩大话记》而想到的 // 158

《天香》短札 // 165

小说时评（2003—2006） // 168

辑四

日常生活的文学呈现及其意义 // 187

从信开始，委身于善

——重申价值叙事的意义 // 200

重构与追认中的出发点

——关于文学传统的随想 // 209

罪的自觉、生命的具体性与机能化的文学 // 221

思潮与争鸣

——《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二集·

文学理论卷二》序言 // 232

面对“思想”与“中国经验”的呼唤

——讨论开给新世纪文学的两种“药方” // 252

辑五

自省、自赎与自救

——读《我的精神自传》 // 268

个人经历与时代风貌的叠影

——读《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 // 271

当批评家走出书斋

——读《梁庄》 // 277

语文学与存在论

——读《话语与文学》 // 281

别开生面 博采众长

——读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 284

读札（2004—2007） // 294

后 记 // 306

辑 一

“到处去跑”的贾先生

贾植芳先生自陈“生性顽劣，从小不守本分，在家里闹事，在外面闯祸”。到了晚年，还经常向我们忆及幼时“闹事”“闯祸”的故事，每次谈起，都是一脸得意的笑，仿佛说：你没有我这般经历吧？

转眼间，先生已离开我们八月有余，在这段时间里，读师长们写的纪念文章，看学校橱窗里的事迹展，每每感到自己原来对先生的理解是那么少。一个洞悉历史暗面与人性黑洞，且深受其害而伤痕累累的人，何以依然葆有赤子之真而不是在看穿一切之后化身为中无所主、无所不可的犬儒或“虚无党”？在风趣与闲话的背后，到底是依借何种力量来阻挡住创痛与噩梦？

2008年4月22日，先生一度出现病危的征象，当时我在病床边目睹先生急剧而吃力地喘气，身体也在抖动，我想，如先生这般年纪的老人与病魔抗争，大概就好像在翻山一般，如果一时力竭无法再举步攀登，可能就有危险；如果咬牙坚持翻过一座山，当会迎来一段坦途……好在那天先生度过危险，当时我心里舒一口气：先生翻过去了。真是无法想到没过两天……

1944年4月，时在军中谋生的先生，受到“共产党嫌疑”的怀疑，于是连夜出逃。“那一夜天特别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不敢走大路，就翻山逃命，一路都是荒山巨石。我走在前面，慢慢地往前摸，爬过一块大石，就轻轻喊任敏，她沿着声音走过来，遇到特别险要的地方，我就回头拉她一把，把她拉上来，就这样整整逃了一夜，才脱了危险。”《狱里狱外》中不时出现打动人心的笔墨，但这段翻山夜奔的情形，以及暗夜中一声声轻轻的呼喊，最让我难忘。

先生后来选择上海作为居住地，确实存着“有个安定的家”的念头，但他还是喜欢说：“我们像一叶孤舟，飘荡在上海这个‘海’中……”

2005年夏，先生应《上海文学》杂志“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专号”之约，准备一篇回忆抗战生活的文章，先生嘱我协助整理。由此我约略了解了先生在战火纷飞中的一段经历：在中条山区出没于枪林弹雨，又穿越百里荒芜的黄土高原……一路颠簸。

真是奇怪，先生留在我脑海中的形象，仿佛总是在翻山越岭，或荒原跋涉。细思倒也觉得平常，他的经历本就四海为家，而天性又是那样不安分，“江湖人”“流浪汉”的自况恰如其分。这点连胡风似乎都不全然理解（尽管他知道先生是“东南西北走”的人），胡风回忆录中说：“贾植芳到上海来安家已一年了。家是安下了，新旧朋友也真不少，但时间可就在聊天访友中度过了。我曾多次和他谈，希望他能安下心来从事创作，这几年他的生活内容很丰富，见识得也多，不写下来太可惜了。他自己也一再向我许诺好好写。但最后，还只是将在我这里发表的小说编了一本……之后，没见他拿出什么新作……太可惜了！”言中满是不理解与未尽其才的叹惋。以胡风的性格，当面的劝告肯定不在少数，可先生依然故我，他的自辩是不以创作为第一义。更有趣的说法来自沈从文，沈在信中告诉青年人，诗人应该“到处去跑，跑到各式各样不同社会生活中明白一切”。（舍斯托夫《无根据颂》中还有一个书卷气的表述：“一个生活的真正的研究者无权当定居者。”）我想先生倘若看到这句话，应有“大获我心”之感吧，他自己也有类似的表白：“四处闯荡”，“生命只有充分沉浸在生活的旋涡当中，不断催发新生，扬弃衰亡，才会有更大的收获”。（《上海是个海》）

“安下心来从事创作”与“到处去跑”只是天性差别，没有高下之分，何况先生晚年在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岗位上硕果累累，行止间无不风光旖旎。不过我总猜测先生对于“止”是略有无奈的，“80年代末，我早已进入了古稀以后的年纪，也就是说，我已走上生命旅程的最后一个驿程了。真像是在信步疾行中肩膀被人从背后猛击了一下，我又猛然回头一望似的……”（《狱里狱外》“题记”）你看，他真是心有不甘的，不但要走、停不下来，恍惚中还是“信步疾行”（先生晚年只要不到力不从心，拄着拐杖都要努力“疾行”，这倒不是虚言），无奈被时间老人“从背后猛击了一下”。

上述胡风与先生的两声叹息对照着读，还真是饶有趣味。前者是可惜停

不下来，后者是可惜停下来了。不过“到处去跑”也自有其意义，倘使贸然止步以为找到永久归宿了未必没有危险。比如1955年事件中有位代表官方的批评家，先前曾是吟唱小夜曲的诗人，1938年，在“走了一条太长、太寂寞的道路”之后他终于声称找到了归宿，就像是“突然回到了久别的家中一样”，“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他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旋转着。我已经消失在它们里面”……知识分子将精神皈依之地象征化、神圣化，是否同时就会付出心灵简单化的代价？在“新耶路撒冷”成为众人纷纷顶礼膜拜的朝圣之地的年代里，先生还是选择翻山越岭、“到处去跑”（参见《狱中记》），他真是做到了“跑到各式各样不同社会生活中明白一切”。

张新颖老师曾以路翎为例，探析路翎晚年创作对生命的自我救治，用“火焰的心脏”来穿越“炼狱”。先生也饱受摧残，但同样是自我救治，似乎很少绝叫般的惨烈，在20世纪80年代，他创建学科、著书育人、意气风发而又旷达淡定。深重的伤害当然不可能不留下伤疤，但“到处去跑”的人停不下来，反倒更有可能避开精神世界的辖制。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将毕生的希望都寄托在类似“新耶路撒冷”的事物上，那么当这一事物转眼之间显现出其另一面的阴暗与残酷之时，人可能就会被信仰的轰毁所湮没。但“到处去跑”的人不迷信、不幻想归宿，甚至是，他的双脚跑到哪里，哪里就是意义生发的源泉，而不假外求……

“到处去跑”，天宽地阔，就在“当下之行”中从容尽着生命之理……

在很多神话中，山都成为接通天堂的象征。先生给我的印象总是和爬山联系在一起，他离开我们了，但我想，也许先生又去爬山了，一座世上最高的山，高到我们看不到他，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仿佛在和我们捉迷藏，肯定还是一脸得意的笑……

2009年1月16日夜

“爱”与“岗位”

——记我眼中的导师陈思和先生

辅助张新颖老师编选我系教师的散文选集，在为陈老师挑选篇目时，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母亲的手》。陈老师写过很多漂亮、潇洒的文字，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先想到的是这篇写母亲的文章。我想引一段文字，真的，每个人读了都会怦然心动：

对一个孩子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母亲的手了。还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就支援内地建设，离开了家庭，从那时起，我每天晚上一觉睡过后，睁开迷迷糊糊的眼睛，总听见缝纫机的声响。母亲白天上班，晚上操劳家务，知道我们都睡下了，她才拉开缝纫机，帮我们缝缝补补。我常忍不住说：“妈，你还没有睡呀！”母亲看到我们醒了，就停下机器，走过来为我们拉拉被子，或检查一下墙上有没有蚊子。最后，她伸出手，用手心放在我们的额上拭一拭，就关灯睡去了。这已经成了习惯，每天晚上她总要用手心拭一下我们的脑门才睡。

陈老师将收录这篇文章的集子题名为《草心集》，这当然有纪念母亲的意思在里头。“序言”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母亲临终前亲自选定了一张照片，“要放到她的追悼会上。她说，我的儿子有许多学生，他们会来参加追悼会，我要选一张好的照片给他们看。母亲始终是以儿子的光荣为光荣，可是她以伟大的母爱和美丽的人生，使她的儿子感到无限的荣耀”。

有一次我去一位老师家里拜访，看到他家的保姆正捧着《草心集》投入